

姜云洲 著

危险的追求

★ WEI XIAN DE ZHUI QIU



春风文艺出版社

序

刘茂积

当作者将厚厚的一摞文稿交给我，请我为书作序的时候，作为一名公安局长，我感到有些突然，因为我不谙此道。好在这本书的作者和文中付诸笔端的事情我都熟悉，于是提起笔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算作序。

改革开放的大潮铺天盖地涌来，焕发了中华民族的勃勃生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祖国的各项建设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但是，应当承认，在社会风气尚有不完美之处的今天，本属于旧中国的一些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不同程度地侵害着共和国的肌体，若任其蔓延，势必使社会秩序失去安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不到很好地贯彻执行，改革开放就难以顺利进行，建设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严峻的

课题已引起全党全社会的重视和关注。

弘扬社会主义正气，揭露抨击丑恶现象，既是我们的文艺和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本书作者在从事新闻工作中，多年来一直奔波在公安战线上，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用手中之笔，真诚地歌颂了公安干警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揭露了令人深恶痛绝的丑陋现象。作者的爱憎是分明的，对社会的责任是强烈的。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凛凛正气，对扶正压邪之举给予了热情的歌颂。过去，我读过作者不少反映公安战线先进人物和先进群体事迹的文章，从其笔端流淌出的是一片真挚和热诚。当今，人们推崇“理解万岁”，人民警察需要群众的理解，而要取得群众和全社会的理解，一是要靠公安机关自身的努力来树立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二是要靠党的宣传工作者去宣传，让人民警察在新闻媒介和文学领地中占有属于他们的那一席之地。毫无讳言地说，本书的作者是公安干警的朋友，在我市的各级公安机关，经常能看到他匆忙奔波的身影。多年来，他风尘仆仆地奔走在辛劳的干警之中。他写出的文章是那样及时、贴近生活和具有时代精神，干警们阅读起来感到亲切、朴实、熟悉，毫无那种造作的、陌生的和缺乏实际之感，因而，也就更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

收在这本书里的《“保护神”的故事》、《无愧人生》、《“谢谢你，大连警察”》、《执手的克星》、《金元宝失踪之谜》，是作者众多反映公安干警文章中的寥寥几篇。应当指出，人民警察在与形形色色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做出了很多牺牲和奉献，甚至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人民警察的职业富有使命感，他们肩上的盾牌由热血铸就，凝聚着党和人民的信赖与嘱托，他们在危险之时挺身而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神”的故事》中的王志建原来仅是一名普通刑警，面对罪犯血淋淋的斧头匕首，他毫不畏惧，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制服凶狠残暴的罪犯，表现出他的一身正气和铮铮铁骨。陈明游是从警校毕业分配到派出所不久的青年民警，他风华正茂，心底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美好的憧憬；他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工作，突然有一天倒在为之热爱的战斗岗位上，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也没有弥留之际的惜别，便默默地走了，他用人生的23个春秋和两岁的警龄填写了自己最后的履历表，书写了一份短暂的、可歌可泣的人生答卷。可以想象，任何有血有肉的人看到这里眼圈都会湿润，任何有觉悟有良知的人对人民警察的献身精神都会肃然起敬。

本书作者颇有思想见的，翻开书扉就会发现，作者比较多地描写了一些社会问题。然

而，作者并非消极地揭露和宣泄，而是从积极的视角去透视，去剖析，去告诫，使人警醒，使人顿悟，使那些以身试法的人迷途知返。作者的笔触具有神奇的魅力，我完全相信这部作品积极的社会效益。

我们正处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大潮之中，大潮奔腾，未免泥沙俱下。马克思主义学说告诉我们，任何历史转折关头都不会风平浪静。浪花一排排向前涌去，沉渣也会泛起。由于种种原因滋生出的丑恶现象污染了社会空气，侵蚀人们的灵魂，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作者正是站在这样的社会高度，从不同侧面比较深刻地反映、透视和分析了这些问题。在《富饶的贫困》中，读者可以触目惊心地看着赌博之风的猖獗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在《文明社会的愚昧》中，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今天的一些人仍然寄希望于神灵，做超乎自然的美梦，演出了一幕幕丑剧和悲剧。人生价值观通常表现了最一般的社会生活准则或伦理准则，在《舞厅风云录》中，作者在不诋毁舞厅的文化效应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从大众文化和西方文化渗入等视角，淋漓尽致地表述了黄色文化在新形势下的滋生与繁衍，揭示出少数人的个人享乐的价值现，暴露出某些人性的衰败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忧虑。文中还描写了一些思想不健康者在金钱诱惑下的堕落，探讨了严肃

的青少年犯罪问题等等。作者在揭露和鞭挞丑恶现象中，始终把握时代脉搏，与党中央的号召同步，用嫉恶如仇的笔触给人们以启迪和力量。作者写社会问题和现象的笔调并不灰暗，使人既看到严峻的现实又能眺望到光明美好的未来，给人以铲除丑恶的紧迫感，这是难能可贵的。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无疑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完善民主政治，推动改革大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需要稳定，改革开放需要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社会风气的好转必须首先净化人们的心灵。我衷心希望多出一些宣传法制建设的书，多写一些弘扬社会浩然正气的文章，抑恶扬善，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纯净，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992年6月于大连

（本文作者系大连市公安局局长）

目 录

序.....	刘茂积 (1)
“保护神”的故事.....	(1)
金元宝失踪之谜.....	(20)
扒手的克星.....	(31)
“谢谢你，大连警察”.....	(39)
无愧人生.....	(47)
“有困难找警察”引出的故事.....	(58)
浩浩正气斗凶顽.....	(70)
是侵权，还是正当的监督？ ——一场新闻官司始末.....	(76)
莫为小隙结怨仇.....	(88)
荡浊清污的利剑.....	(102)
旋转的世界.....	(113)
舞厅风云录.....	(121)
犬患.....	(134)
饕餮之网.....	(150)
绿叶，为何在春天凋零？.....	(158)
黄色警报.....	(169)
危险的追求.....	(185)
火魔.....	(209)
文明社会的愚昧.....	(233)

蠢.....	(246)
富饶的贫困.....	(261)
浪荡女回头记.....	(279)
后记.....	(301)

“保护神”的故事

人物简介：王忠建，男，39岁，敦实健壮，脸膛黝黑，刚毅而机敏。1977年调到辽宁省新金县公安局刑警队任刑警队长，先后参与了200多起重大刑事案件的侦破，荣立二等功一次，光荣地当选为省、市劳动模范，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现为普兰店市公安局副局长。

怎么，你想听听我破案的故事？其实真没有什么好扯的。当刑警队长那会儿，人家都说我“虎”，敢拼敢上敢冲。我想，老百姓都称咱们民警是人民的“保护神”，碰到犯罪分子缩手缩脚，那还行？你看，扯远了，我还是唠扯几个故事你听听吧。

数九寒冬，滴水成冰，我和战友郭惠明在不停地嘶叫的北风中，忍饥受冻，连续68个小时蹲在一座破窑里……

这已经是第三个黄昏了。

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冷；饿，胃里象有只猫在不停地抓挠。我从挎包里摸出几块饼干，

递给郭惠明，自己也拿起一块咬了一口。饼干被冻得又硬又脆，凉凉的。我使劲嚼着，好象听到谁在啃冰块的声音。嘴里太干了，又苦又涩，白色的饼干渣子顺着嘴角飘落在皮袄下，实在咽不下去。我掏出一瓶汽水，嘿，汽水被冻成了冰砣子，拿在手里，象握着一团冰。我咧嘴苦笑了一下，把汽水放进包里，顺手拿出一个苹果。没想到，苹果也冻得硬硬实实，象块石头，简直能打死人。

我们呆的地方是一座早已被废弃的土砖窑。那个犯罪的家伙不仅很凶残，而且特狡猾，亏他想得出来，竟然挑选了这么一个地点。这里四周是山，中间是无遮无拦的开阔地，破砖窑就座落在开阔地的中心。没有人会来替换我们，因为得防止犯罪分子发现藏在破窑里的“狩猎人”。

那是一个星期前，四平镇居民梁玉斌接连收到4封“帖子”，也就是恐吓信。信里叫他按着指定的时间地点送去一笔巨款，不然的话，他的家将被炸药夷为平地，他的全家老小也别想活得舒坦。接到第一封“帖子”，梁玉斌并没有报案，尽管吓得直哆嗦，晚上连门都不敢出，他还是怕报案遭到残酷的报复。

接到第二封“帖子”以后，梁玉斌实在是受不了，两天工夫，人瘦了一圈，颤颤巍巍地到我们县公安局报了案。

冬天昼短，太阳象跟谁赛跑似地躲到了山后头。天黑得真怪，透过那小小的窑洞口，可以瞥见远处低矮的山峦渐渐变成一排僵直的怪影。山野间的冰雪白天看起来又白又亮，现在也黯然失色了。夜晚更冷得要命，风卷着小雪粒从洞口窜进来，打着旋直往你身上扑，然后又从窑洞顶上的一个破窟窿钻出去。这个破窑真象一个天然的冷冻库。

“小郭，我放哨，你睡一会吧。”我的上牙跟下牙不停地打架，说话都有些哆哆嗦嗦。

夜已经很深了，小郭摸摸索索顺着窑壁躺下去。外面风很大，吹动满山枯树发出鬼怪似的啸声，时而从远处的村庄传来一阵狗的吠叫，使四周更显得凄凉。这时候，要是生上一堆火烤烤，那可真是……想是这么想，还真不敢这么做。要是火光一闪，叫犯罪分子看见了，那工夫白费了不说，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所以，别说生火，连烟都不能抽。

小郭在里面缩成了一团，翻来覆去的。身下的大地冰凉彻骨，风钻进皮袄里就立刻变成了无数钢针，扎得心里都难受。他索性爬起来，靠在我的身边。

两个人挤在一起取暖也无济于事。人都冻透了，就心窝那块还有点热乎气。干脆，我们俩站起来跑步。这个破窑有5、6米见方，地上尽是些被遗弃的破砖，我们二人跑得磕磕绊

拌，围着窑洞四壁打磨磨。

“哎，我说队长，你看那小子还能来吗？”

郭惠明很年轻，人挺活泼，平日里话也挺多，我真有些喜欢这样能吃苦的部下。我瞅着他的脸，真心疼他受的这个罪，可又没办法，只要能抓住那些危害群众的歹徒，再苦再遭罪我们也不在乎。我当时真希望那个投“帖子”的家伙能来，甚至盼着他快些来，可是鬼知道他能不能来呢？可是从“帖子”里的口气分析，那小子肯定会来的。他很迫切，好象急着等钱用。他接二连三地投“帖子”的行为正好说明了他的这种心情。

在前两封“帖子”里，案犯指定的地点是一条道沟边，梁玉斌按着部署把钱送去了，案犯没有去取。在第三封“帖子”里，那家伙又指定了一个新地点，钱送去了，他还是没露头。好狡猾的家伙！这座破窑是案犯指定的第三个交钱地点，并且限定了日期。妈的，做的真够绝的。怎么办？一想到受害者一家吃不好，睡不稳，惶惶不可终日的那份情景，责任感压得我们心中沉甸甸的。关键时刻，有硬仗，大家伙都争着上，抢着到窑洞里“守洞待兔”。隆冬季节，那个破窑四处透风，我耍了点“特权”，直接指派了任务。我和小郭最年轻，我们俩进去，其他人在远处隐蔽接应。就这样我

和小郭准备了3天的干粮，利用夜间进入破窑里“安营扎寨”。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凡事不过三”。头一天我和小郭还勉强支持得住，第二天真是有点抗不住劲了，到了第三天，可真打心里想找个地方暖和一会儿。哪怕是一小会儿也行。可这是不可能的，为了逮住投递恐吓信的犯罪歹徒，我和小郭豁出去了，干脆恭候到底！

这一夜我和小郭几乎又没合眼。不是不困，而是冻得睡不着。三天三宿，北风呼号，冰天雪地，四肢又麻又木，周身的血好象都快要被冻凝了。我俩倚着窑壁半躺着，身边散乱着几瓶冻裂的汽水，几个梆梆硬的泛着青光的苹果，零乱的扔在汽水旁边，象图画里的静物写生。

好象到中午了。阳光从窑顶的破洞里投下一束惨淡的光圈，我俩聚在光圈里取暖，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冬天里阳光吝啬的温情。这时候，我和小郭蓬头垢面，满身泥土。3天没洗脸了，那凛冽的寒风尖刀般地在我们的脸上刮出了一道道红色的条痕。

不知又过了多久，我和小郭几乎是同时听到了小心翼翼的脚步声。透过窑壁上的破洞，我们俩发现一个青年向这边走过来。他腰里缠着绳子，手拿镰刀，围着破窑小心翼翼地转悠，不时左右张望，前顾后盼。我们憋住气，就等

他进来拿钱了。可是这小子真象是西瓜掉进油篓里——又圆又滑，他并没有直接走进窑洞口，而是转到了窑洞后面，爬上窑顶顺着破洞往里望。那是一张贪婪中透着紧张，奸诈中显露出残忍的陌生的脸。那家伙一看见我们，当时五官就挪了位，“噉”的一声掉头就跑。我和小郭几天的饥饿疲乏一下子没影了，猛地跳起来，撒腿就追。

外面很亮，阳光照在雪地上有些耀眼。那小子提着镰刀，象只惊了枪的兔子，在田埂上一蹿一蹿，跑得飞快。追出一段距离，我俩才觉得被冻僵的四肢渐渐有些自如了。我和小郭的心里充满了愤怒，一左一右，两耳生风，脚下溅起的雪沫就象摩托车排出的青烟。距离一点一点拉近了，我们已经听到了那小子呼哧呼哧牛一样的喘息声。这时，潜伏在远处的战友们也包抄上来，案犯已成了瓮中之鳖。我紧追两步，一个鱼跃扑上去，将那家伙按倒在地。

案犯终于自己投进了法网。经过审讯，这家伙原来是个赌徒，因为输了钱，想敲诈梁玉斌一些钱去捞本。对于他来说，这也可以算做一场赌博，不过赌注是他自己。这一次，他输得更惨，不仅输掉了自由，而且输掉了做人最起码的良知。

黑暗中有一张狰狞的脸，周围的群众在眼

睁睁看着我们，是进还是退？我二话没说，冲进了黑暗……

要当一个好的刑警，首先得不怕死。

1977年的4月5日，是个星期天。那一天我没休息，干刑警这行是个苦差事，没黑没白的，别说节假日，遇到案子，连轴转是经常事。研究了一天案子，我真感到有些乏了，天落黑，我回到了宿舍，屁股一挨床，猛丁想起已有半个多月没回家看望父母和老婆孩子了。

当时，我的家还在城子坦，离县城有好几十公里。我常年奔波在第一线，常常10天半月不回家。我觉得妻子和我结婚以来，我确实欠她的太多了，就连她坐月子时，我都不在家里。她生小孩的消息，还是乡下一个派出所的民警告诉我的。至于为我担惊受怕，就更甭提了。

晚上7点，我急急忙忙跑到汽车站，还好，正巧有一辆待发的汽车。8点多钟，我回到城子坦，刚走到家门口，正好碰上了碧流河派出所所长老赵。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急三火四地说：“你回来得正好，大付屯的付兴云拿菜刀把一个村民砍成了重伤，又点火烧了一个草垛，现在自己家里藏着，我去打了两枪他也不出来。”情况紧急，咱是干刑警的，能眼瞅着坏人做恶？没说的，家门没进，我和赵所

长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

天有些阴，一点风也没有，闷乎乎的。空气很潮湿，仿佛要下雨。付家3间房，当中是灶间，两扇进出的大门反锁着，屋里没有一丝光亮，漆黑一团。现场周围，一堆一簇的，站了许多群众，七嘴八舌的，有的说付兴云藏在西屋，也有的小声反驳，说他藏在东屋。我接过一名民警递过的手电，从窗户外把3个屋都仔仔细细地照了一遍，付犯连个影也没有。负责监视的民警眼睛瞪得老大，屋里连个老鼠也别想溜出去。既然付犯没跑，肯定是猫在炕沿下。我和赵所长简单碰了碰，开始轮流喊话，交待政策，可里面还是没有丝毫反应。看起来，付犯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老百姓越围越多，真好象是赶庙会。大家都在看着我们，都在瞅着警察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捉住犯罪分子。屋里还是没有声音，咱可不能在这儿干耗，只看着不进去。付犯手里有刀，有一把滴着血的刀，而且他躲在暗处，我们露在明处，进去很可能受到袭击。但是我还是下了决心，非进去不可，不抓住这个凶残的家伙，怎么对得起受害的乡亲？

我开始布置人员，分配任务。看到我们要进去，有的乡亲过来劝：“反正付兴云也跑不了，等天亮了再进去，那小子现在是被逼急了

的疯狗，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乡亲们的好意咱心领了，我担心时间长了，那家伙狗急跳墙，窜出来伤了群众。

布置妥当，我说了声：“上！”几个小伙子三下五除二就把门砸开了。民警小王盯住了西屋，我让老赵守住门，我自己往东屋搜。屋里黑得要命，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进屋后，我一摸墙壁，发觉西面墙上有一个拉线开关，准备把灯打开。这工夫，付犯猛地从黑影里窜出来，朝我劈头盖脸就是一刀。我只见刀光一闪，把头一偏。一刹那间，刀已下来了。当付犯又一次举起刀时，我抬手抓住了他的手腕。付犯还真有点蛮力气，拼命挣扎，我掐住他的腕子一拧一错，刀掉在了地上。这时，赵所长和小王冲了进来，齐心合力地将付犯摁在了炕沿上。付犯耷拉了脑袋，活象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我们押着付犯出屋时，老百姓呼啦一下全围上来了。有人喊：“王队长，你的脸出血了！”我伸手一摸，满手粘乎乎的，左边脸上疼得要命。

这一刀砍得非常狠，刀也很锋利。从眼角到下腮，口子又深又长。我当时并没在乎，只是担心腮帮子被砍漏了吃饭不能动。布置好押送案犯的任务以后，我用力闭嘴向外鼓气，发现腮帮子没有漏气，还好，只要吃饭的家伙没